

港台抒情文学精品

44.18

G T S W
GANG TAI SHU QING WEN XUE JING PIN

港台抒情文学精品



安徽文艺出版社

港台抒情文学精品

(I 席慕容卷)

刘 翔 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港台抒情文学精品(全六册) I

刘翔 编

责任编辑：王立信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283 号）邮编：230063

发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印刷：河北省唐山市胶印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5 万

版次：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8000 册(含合订本)

标准书号：ISBN 7-5396-0847-1/I·759

全套定价：23.20 元

本册定价：3.7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灵深处流泻出来的纯情的歌	刘翔	(I—1)
夏天的日记		(I—5)
悲欢之歌		(I—11)
乡居		(I—18)
美好的插图		(I—21)
生命的乐章		(I—25)
爱的絮语		(I—32)
刘家炸酱面		(I—36)
天母		(I—44)
燕子		(I—47)
有一首歌		(I—50)
困境		(I—56)
顿悟		(I—59)
迷路原为看花开		(I—62)
唯一		(I—71)
暗影生异彩		(I—73)
时光		(I—79)
疑问		(I—87)
如歌的行板		(I—89)
十六岁的花季		(I—91)
一个女孩子的梦		(I—93)

初恋	(I - 95)
一棵开花的树	(I - 96)
流星雨	(I - 98)
少年	(I - 100)
青春	(I - 101)
缘起	(I - 103)
昙花的秘密	(I - 105)
短歌	(I - 106)
山月	(I - 107)
四季	(I - 109)
长路	(I - 111)
成熟	(I - 113)
影子叠上影子	(I - 115)
诱惑	(I - 117)
焚	(I - 119)
新娘	(I - 120)
雾起时	(I - 122)
抉择	(I - 124)
错误	(I - 125)
野风	(I - 127)
送别	(I - 129)
诀别	(I - 131)
生别离	(I - 132)
十字路口	(I - 134)
邂逅	(I - 136)
揣想的忧郁	(I - 138)
雨季	(I - 140)

雨夜	(I - 142)
晓镜	(I - 144)
蜕变的过程	(I - 146)
沙堡	(I - 148)
山百合	(I - 150)
禅意	(I - 151)
回首	(I - 153)
美丽的心情	(I - 155)
山路	(I - 157)
苦果	(I - 159)
咏叹调	(I - 161)
悲剧的虚与实	(I - 163)
囚	(I - 165)
铜版画	(I - 167)
夏日午后	(I - 169)
白鸟之死	(I - 171)
千年的愿望	(I - 173)
无悔的人	(I - 175)
暮歌	(I - 176)
素描时光	(I - 177)
乡愁	(I - 178)
狂风沙	(I - 179)
高速公路的下午	(I - 181)
长城谣	(I - 182)
出塞曲	(I - 184)
命运	(I - 185)
生命的滋味	(I - 187)

- 疑惑 (I - 189)
有梦的从前 (I - 191)
年轻的心 (I - 193)
请别哭泣 (I - 195)
盆栽的心事 (I - 197)
写给爱 (I - 199)

心灵深处流泻出来的纯情的歌

刘翔

一湾浅浅的海峡也许能够阻挡来往的脚步，但却无法隔断两岸心灵的沟通。海峡那边，在七十年代末诗坛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以其清新淡雅的诗歌，给哀叹世风日下、爱情失落的人们提供了一片爱的净土；海峡这边，在文化隔绝的藩篱撤除后不久，早已厌倦了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的人们，敏感地捕捉到了彼岸吹来的这股清新的气息，而奋力掀动着鼻翼。

台湾女诗人席慕蓉的诗歌，还有那同诗一样美的散文，在大陆掀起了历久不衰的热潮，给疲软的纯文艺市场注入了生机。从花城出版社率先推出她的诗集《七里香》后，《无怨的青春》和《时光九篇》等诗集也相继出版，连版连印，总印数已逾百万册。这尚不包括数量繁多的选本和鉴赏集。席慕蓉的散文集《有一首歌》和《江山有待》等也陆续在大陆面市，倍受读者青睐。

席慕蓉，1943年生于四川重庆，祖籍内蒙古察哈尔盟。在南京入小学，1949年随家去香港。1954年自港赴台。1957年岁入台北师大艺术系，1959年入台湾师大艺术系。1964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油画高级班进修。1970年回台湾，任新竹师专美术科教授。其文学作品多次在台湾获奖。席慕蓉是多才多艺的，可谓诗、画兼长。命运似乎跟她开了个小玩笑，她立志当一名画家，现实中却以诗人成名。但很显然，无论是绘画，还是写诗都早已

融进她的生命。她在《夏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从少年时就开始接受的专业训练，这么多年来又始终改不过来的争强好胜的心，使我在画画时，痛苦远远地超过了快乐，但你若要我远离它，我却又是舍不得的。放进了我二十多年岁月的油画，就像一个不断地折磨着我的狂热的理想一样，我这一生注定是要交付给它了。

和狂热的理想相比，诗就如一些安静而又美丽的短短的梦，是我能从这尘世中抽身而出的唯一的途径。我一直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情来写诗，因为我知道，若要认真地去做诗人，我必然又将陷入另外的一种痛苦之中。

席慕蓉自认不是一个认真的诗人，并不意味着她的创作态度不严肃，而是说她在以超然尘俗之上、摆脱功利束缚的态度面对现实人生。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她心灵深处流泻出来的，是生命的自由表现。因此，纯情与自然便构成了席慕蓉诗歌的显著特色。

商品经济大潮的不断冲击，使人们的情感不同程度地染上了铜臭气息。席慕蓉的诗中却展示出另一种情感世界：纯洁的爱情、纯洁的友情、纯洁的乡情。她对情感的态度也是极其纯洁而虔诚的，纯洁得几近天真，虔诚得有如一名宗教徒。无论是十六岁写下的稚嫩之作，还是人到中年时吐露的深沉心声，纯洁的爱一直是不变的主题。爱，也许洋溢着温馨与甜蜜，也许满是辛酸和痛苦，也许划上的是完美的句号，也许永远没有结局，但它始终是纯洁的，从中找不出半丝的虚伪和欺诈。单纯却并未流于浅薄。我们透过这玲珑剔透的精致诗篇，看到的是一颗纤尘不染的晶莹心灵，品出的是丰厚的情感底蕴和人生意味。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领略了人性的美好。

席慕蓉很纯情，但并不矫揉造作。那诗中的情怀，既如梦、如

幻、如烟，却又无比真切、质实、普泛，是每个人分明都曾拥有、都会拥有的美妙体验，只要我们的心灵尚未被尘俗完全翳蔽还存有一丝灵光。她并不想灌输给我们什么，而只是在娓娓述说、淡淡倾诉着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心情，但却无时不在引起读者的共鸣，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心中都藏有一份对纯洁的人性、人情的珍惜与渴望的缘故。她的诗如行云流水，丽质天成。在自由明快的现代节奏中，不时地化用唐诗宋词的意境，增添了一种古典的美。

席慕蓉是蒙族人，据她说，她不仅有一个美丽的汉文名字，而且有一个同样美丽的蒙文名字，穆伦·席连勃，意谓大江河。名如其人，文如其名，她的诗文不仅有小溪的清澈明丽，更有着长江大河的深沉宏阔，河道里涌动着的是对爱情的感慨、时光的怅惘和乡愁的悲凉。汉族文化的教育、港台风情的熏陶，同与生俱来的蒙古族血统相结合，使她的诗文得天独厚地兼具了南国的柔婉与娟秀和北地的雄迈与豪情。而后者，在她众多的怀乡诗文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尽管她有着美满幸福的家庭，尽管她也很喜爱虽未生于斯却长于斯的地方，尽管她的乡愁已不如父辈沉重，但她却始终无法摆脱无根的飘泊感和迷失了家园的忧伤。于是，无论是一首熟悉的儿歌，还是高速公路上迎面吹来的风沙，也无论是共享天伦的喜悦，还是与母永诀的痛楚，所勾起的都是莫名的乡愁，所忆起的都是水肥草美的故乡。她魂牵梦萦的是一个叫做察哈尔盟明安旗的地方。其怀乡诗文，由于在真挚的乡情中揉进了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等因素，因而显得尤其丰厚和深邃。

席慕蓉的诗文，对于爱作梦的少男少女们来说，无疑是手头、枕上的爱物。其实对于不再年少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我尽管我已过了爱作梦的年龄，却仍然爱读她的作品，正如时不时还会有温馨的梦一样。我喜爱她诗文中流溢出的淡淡的喜悦、淡

淡的哀伤和淡淡的人生况味。于是，在摇头晃脑、击节赞叹之余，不知不觉中便随手涂抹出一些文字，积沙成堆，数量倒也颇为可观。对于诗歌技巧我可说是一个门外汉，也颇有自知之明，倒还不敢把这些文字称作鉴赏什么的，我只是忠实地记下了心灵瞬间的感悟。它也许离题万里，也许絮絮叨叨，甚至不无荒谬和浅薄，但我当时确实是认为自己是读懂了的，确实是以为自己的心弦在应和着诗人的心弦跳动。而且，即使真的读错了又有何妨，人们不是常说“诗无达诂”吗？如此想来，席慕蓉女士当能谅我，同好诸君当能谅我。

夏天的日记

1

痖弦说：“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对我来说，大概只有诗了。”

可是，我想，其实时间本身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四季总是依着一定的节拍，周而复始地唱过来。

山茶花开了以后，就可以等待紫荆，紫荆谢了以后，百合就会盛开，等百合都累了，就换上小朵的茉莉，而茉莉还在我窗前一朵一朵地散着清香的时候，后院的荷花就该已亭亭出水了。

而不论是在千年以前或者千年以后，不管是在印度的喀什米尔或者在中国的江南，只要夏天到了，在浅水的塘里，荷花总是欢然开放。每一年、每一季，总是按着秩序，没有一朵花会忘记，没有一片叶子会犹疑。

大自然里很多事物都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人的心情。所以，不管采下花来是为了供在佛前或者是为了远方的友人，花永远是一种模样的。而在这一千年中，时间也如花朵一般，本身既没有改变，也就不会有错误，更因而不会有忧伤了。

而我们人类，却不幸地刚好是相反的一类。所以我要这样说：“能够与错误和忧伤对抗的，在这世界上，恐怕也只有诗了。”

温厚深沉如痖弦，我想，他也许也会同意的吧。

有很多朋友并不太了解我，以为我是一个喜欢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的人。

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的，我并不真的希望时光能倒流，让我好重新再去活一次，不是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也许，在诗里，在某一行某一段里我曾经这样写过，可是，那只是为了语气上的一种需要罢了。亲爱的朋友，在现实生活里，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所要的，我所真正要的，只是能从容地坐在盛夏的窗前，映着郁绿的树荫，拿起笔，在极白极光滑的稿纸上，享受我内心的悲喜而已。

在这个时候，多年以前的那些时刻就会回来，年轻时那样仓促度过的时刻就会慢慢出现。就好像小时候在玻璃窗前就着光慢慢地描着绣花的图样一般：一张纸在下，一张纸在上，下面的那张是向同学借来的图样，上面的那张是我准备好的白纸，窗户很高，阳光很亮，我抬着双手仰着头，聚精会神一笔一笔地描绘起来，终于把模糊的图样完全誊印到我的白纸上来。等到把两张纸并排放放在桌上来欣赏的时候，觉得我描摹出来的花样，比它原来的底稿还要好看，还要出色。

事情就是这样了。我越来越觉得，世间很多安排都自有深意，年少时不能领会，只能留下一些模糊的轮廓，要到今天才能坐下来，细细地再重新描绘一次，让自己在逐渐清晰逐渐成形的图样前微笑而神往。

而能做这样的事，能有这样的享受，也和童年时描花样一般，是需要一扇很亮很温暖的窗户的。我很幸运，在这世间，还有一

个温柔敦厚的男子给了我所有的依靠，他给了我一扇美丽又光亮的窗户，为我在窗前栽下所有我喜爱的花和树，并且用一颗宽容和智慧的心，含笑地审视我所有的作品。

所以，坐在窗前的我，是知足并且充满了感激的。所以，我虽然常常会用整个漫长的下午来玩这种描图的游戏，常常可以独自一人微笑或者落泪，可是，我仍然会时时留意聆听孩子们的声音，他们若需要我，呼唤我时，我就会马上放下纸笔，转身用我的孩子所熟悉的安详和慈和来面对他们，在这一刹那，窗外仍然是蝉鸣荫浓，而我微笑地将刚刚过去的一切锁回心中。

亲爱的朋友，我所要的，我所真正要的，也是如此了。

3

昨天晚上，打开浴室的后门，看见用纱窗纱门罩着的晒衣房里，竹竿上挂着孩子们小小的衣服，忽然有所感触。孩子们现在这样幼小，这样可爱，这样单纯地依赖着我们，竹竿上晒着的他们的小衣服，和父母的衣服挂在一起，好像衣服也有着一种特殊的语言，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显示给我看，我孩子生活中的种种面貌。

才不过是去年夏天而已，竹竿上还会常晒着凯儿的幼稚园的小白围兜。而现在，白围兜不见了，换上和他姐姐一样的小学生的白衬衫和黄卡其制服了。等再过一阵子，等他的姐姐上了国中以后，竹竿上又会出现不同式样的衣服了吧。他们逐渐地长大，我们逐渐地老去，五年、十年、二十年其实不也都是像这样，像这样白昼与黑夜相互交替着，一天一天地过去的吗？

而我这样热衷于写诗和画画，不也是为了想抓住一些什么，留下一些什么来的吗？

孩子们穿不下的衣服，大部分我都会送给别人，不过，每一个阶段里，我都会留下一两件特别好看的，或者对我有特别意义的，把它们洗干净了以后，就好好地收进母亲给我的大樟木箱子里里面。

我想，等孩子长大以后，会很惊喜地发现，所有童稚时的欢笑与悲哀都被他们的母亲仔细地收藏起来了。只要打开箱子，就如同打开了那芬芳的往日，在每一件惹人怜爱的衣服上，都能记起一段惹人怜爱的故事。

而生命不也是这样吗？我有着那样多的奇妙和馨香的记忆，我渴望能有一个角落把它们统统都容纳进去。

4

画画与写诗，都是我极爱的事，不过，在做这两件事时，我的心情截然不同。

从少年时就开始接受的专业训练，这么多年来又始终改不过来的争强好胜的心，使我在画画时，痛苦远远地超过了快乐，但你若要我远离它，我却又是舍不得的。放进了我二十多年岁月的油画，就像一个不断地折磨着我的狂热的理想一样，我这一生注定是要交付给它了。

和狂热的理想相比，诗就如一些安静而又美丽的短短的梦，是我能从这尘世中抽身而出的唯一的途径。我一直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情来写诗，因为我知道，若要认真地去做诗人，我必然又将陷入另外的一种痛苦之中。对那些认真地写了一辈子诗的人，我总怀有无限的崇敬之心，他们所做的，是我永远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所担负的担子，比每一个人所担负的都要沉重啊！

琼虹写一段极美的诗句——不受约束的是生命，受约束的是

心情。

我很感动，忍不住打电话告诉她。在话筒的那一端，她笑着说：“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受约束的是生命，不受约束的是心情。”

真的啊！不是吗？世间事不也都可以作如是观吗？

我对佛经一点也不了解，却总是觉得可亲可敬。读完琼虹的赞诗十三帖，只觉得心明神静，愿效她：

“合掌为朴素的礼敬

微启又如莲花”

5

因此，在窗前的我，应该是知足并且感激的了。

年少时仓皇走过的道路，在今日回头看去，应该是只见苍苍横着的翠微，不再见愁容了。

所有的挫折与悲伤，在发生的当时都能使我们受苦流泪，可是，隔了一段距离再来审视，却能觉出一丝甜蜜的酸楚来。当年的失，竟然成为今日的得。只要我们肯耐心地等待，让时光慢慢地工作，慢慢地流成一条宽阔的河流，在那个时候，隔着远远的距离，再端详年少时的你与我，便会看出那如水洗过一般的清明与洁净，那像天使一般美丽的面容了。

可惜的是，那隔岸的距离是一段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身在美丽的如神话一般的故事里的我们，当时却总是不能自知，而等到看清楚了、心里明白了的时候，真实的故事却早已变成神话，只能隔着岸远远地观看，再也回不去了。

因此，这是在窗前的我，幸运的我，一直在被宠爱与被保护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我，仍然会流泪的原因了吧。我尽管为今

日的我的成熟觉得欣喜与感激，可是也仍然忍不住要依恋少年时那颗单纯的心吧，那样一颗饱满如迎着风的白帆一样的心啊！不也如我手边这一叠稿纸一样的崭新与美丽吗？

那样单纯的日子已是不可再得的了，可是，那样单纯的心境却是可以唤得回来的，让我拿起笔，摊开纸，再来细细地描绘吧。我可以描出一朵又一朵的荷花，一朵十四岁时候的，给我；一朵十七岁时候的，给你……

窗外，正是盛夏，蝉鸣荫浓，昨日的一切又重新回到我的心中。

【点评】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时间的脚步未曾有过片刻的停息。时间是永恒的，大自然也是永恒的，唯有个体的生命是如此的有限而短暂。时间是无情的，而我们人类却是有情的。于是在这永恒与短暂、无情与有情的激烈冲撞中，人类的心灵感受到了厚重的无奈与忧伤，但也促生了能与之相抗的诗——艺术。所以，瘦弦才会认为诗是世上唯一能与时间相对抗的，而席慕蓉也才会更进一步地指明诗所要对抗的其实是因时间而产生的错误与忧伤。从自然法则的角度看，我们无力对抗时间；而在审美的王国，艺术却给我们插上了超越时间之流的翅膀。与时间相伴的不仅是痛苦，更多的则是欢乐。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个体的生命逐步走向成熟，人类的生命得以延续。我们尽管无法走回昨日，但昨日所曾拥有的美好的一切则将保存在我们的画幅上、诗行间、记忆里。正如美国的一首通俗歌曲《昨日重现》所唱，当我们回首往事，所感受到的不正是无限的温馨与甜蜜，甚至连那淡淡的哀伤也变得如此美丽。席慕蓉在散淡的语言中，尽情地抒发了对时间的感触、艺术的思索和爱心的礼赞，恰如一首舒缓而深沉的夏日小夜曲，无声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田。